





事類賦卷之二十七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果部

梨

栗

甘

橘

瓜

梨

惟紫梨之津潤

尹喜內傳曰老子西游蜀都賦曰紫梨津

潤可解煩而釋愴

魏文帝詔曰真定御梨大若拳瀚

海耐寒而不枯

西京雜記曰土林有瀚塗山一秀而

千年

洞冥記曰塗山之北有梨大如斗紫色千年

或翫以玄光

漢武內傳曰太上或植以青田

或翫以玄光

漢武內傳曰太上或植以青田





村民家日多梨種曹操山陽見之於魏奏魏武帝為兖州

郡有美梨二箱謹張公大谷聞之於晉篇張公大谷之梨

種之或比於封君漢書曰淮北榮南與千戶侯等食之

因成於地仙神異經曰東方有樹高百丈數張自輔

剖之地白如素翫紫條之甘脆賞縹蒂之芳鮮西京雜

梨有縹蒂若夫常陽真定之美梨傳選七證曰恒陽黃

州論曰安平好胸山御宿之味左思吳都賦曰果則

漢武樊川園一名御宿有大梨哂哀家之蒸食世說

如五升墜地則破名舍消梨道安公講僧常數百

南郡海有見人不快轉噴云君得哀家梨復蒸食不舊

別好蒸美道安之分遺習鑿齒嘗餉十梨值講安公

便於座中手自剖玄圃則侍臣作頌太山則百官所置賦

梨盡人遍都無偏頗玄圃則侍臣作頌太山則百官所置賦

樹四枝其條與中枝合生於太山則百官所置賦

玄圃園皇太子令侍臣作頌於太山則百官所置賦

梨茲符武齧之而同叛晉書曰符雙據上邽符柳據

置注符武齧之而同叛滿阪符武據安定將共伐長

安符堅遣使諭之李泌燒之而獨賜李鄴侯傳曰唐

各齧梨以為信李泌燒之而獨賜肅宗嘗夜召頽

王等三弟同坐地爐厨毯上時李揚芳乎洞庭之中

必久絕粒上為自燒梨以賜之揚芳乎洞庭之中

山海經曰洞庭託植乎明光之宮晉宮闕名曰明責

多而貪者玄謨宋書曰王玄謨征滑台取小而慧者

孔融文士傳曰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復有

宋武戲馬之詞宋武帝戲馬臺梨花讚曰嘉樹之

弘河上之賜王弘謝賜河上梨表曰奉賜河上梨遠

或以青玉為稱或以金柯見紀西京雜記曰上林有

邪王野家大崔遠比席上之珍麗唐書曰崔遠文才清

守王唐所獻大崔遠比席上之珍麗唐書曰崔遠文才清



為釘座梨言莊周稱適口之味莊子曰檀梨橘柚其

蕭齊傳之於讖應廣五行記曰宋廢帝太始年江南

既而後齊介象付之於苑吏神美梨傳曰介象言病帝

帝葬之其日晡時到建業以賜梨付苑吏符或融液如

含雪或投墜而成水孫楚秋賦曰朱橘甘美紫梨甜

雪又揚榭之洛陽伽藍記曰報德寺有故曰梨為百

果之宗宋書曰張敷小名檀何如梨答曰

梨萬果比之宗檀何敢比

### 栗

詩云山有漆隰有栗富珍產於五方詩疏義曰栗有

特饒唯漁陽范比素封於千室漢書曰燕秦千樹栗

儀禮置之於菹南儀禮士喪禮曰豆周官用之於

籩實周禮曰饋食則有擅價南安王褒僮約曰託植

儀鸞大業記曰洛陽儀上林有曹龍之獻西京雜記

曹龍所獻太守箕山有伊尹之言呂氏春秋曰伊尹曰

箕山田饒勸之以待士說苑曰田饒以相摘而士曾不

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宗度置之而禮賢漢書曰

豫章宗度拜定陵令縣人杜伯夷中山嘗載於異論

清高不仕度與談論設棗栗而已

盧毓冀州論曰中山三輔亦稱於計然范子計然曰

別有朔濱之饒燕逸荔枝賦云北葛山之美山海經

多栗葛山銅書拾者巢居之食莊子曰古者禽獸多

巢居以避命曰有巢氏之民告虔者婦人之贅左傳

水上故命曰有巢氏之民告虔者婦人之贅左傳



黃不過榛栗棗既表侯榛之品西京雜記曰上林亦

修以告虔也既表侯榛之品西京雜記曰上林亦

記柳栢之類如爾雅曰栢栢注樹似檉檉而卑小應侯

發之以諫主見紛披注五沈約疏之而怒帝梁書曰沈

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奇之問眾栗事多少與約各疏

所死帝以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短前不讓即

抵其罪徐勉固諫得止又聞協嘉祥於名郡宋書曰

為丹陽尹初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弟宴集廳

事後必得入郡唯報赤心於至尊御筵醉伏上以棗

秀之棗獨入焉報赤心於至尊御筵醉伏上以棗

投琛琛乃取栗擲上中面御史中丞在席帝動色曰

此中取栗人不得如此豈有說也琛曰陛下臣以赤

心以戰栗報嚴遵獨異於群下會稽先賢傳曰光武詔

上問其故遵曰君賜臣以禮臣奉君以恭今賜無所

主臣是以王泰秀出於諸孫宋書曰王泰幼敏悟年

不敢取是以王泰秀出於諸孫數歲祖母常呼諸姪散

栗於林群兒競探之泰獨不取問其使民戰栗者周

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中表咸異之東門之栗有靖家

社語見論靖爾家室者東門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

善人下有其或質大如梨魏志曰三韓之色黃侔玉魏

太子與鍾繇書曰王書稱一以零也為稱八月戴禮曰

美王赤擬雞冠黃侔蒸栗一以零也為稱八月戴禮曰

降也者一以撰之為目禮曰撰猶選也撰之當集鵲而有

餘莊子曰周遊乎雕陵之樊觀觸也異豈賦狙而不足

甘

橘柚之屬其美者有建春之壺甘焉神異經曰東方

有建春山美甘樹古今注磊如景星之彩爛若隋珠

曰甘形如石榴謂之壺甘磊如景星之彩爛若隋珠



之連宗炳甘頌曰煌煌嘉實嘉如富枝江之珍重嘉

宜都之舊傳都州記曰枝園名宜都甘懷石城而失

徑異苑曰南康歸義山石城內有甘或顛什就食其

置東望而言旋述異記曰南康郡有東望山山頂有

如欲以功也甘子熟嘗有三人造之共食致飽又懷二

雙甘於地轉去懷甘者恐怖若乃平蒂標奇甘廣志曰

平蒂核有成都黃包稱異以授甘仁望賦曰披黃包張

磐每奪於童蒙謝承後漢書曰張磐字子石為廬江

歲就取一收磐奪付外卒因私以兩僧珍偶嘗於晏

喜梁書曰呂僧珍既有大勳任摠心膺性甚恭慎當

嘗舉筋常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植武陵

之木奴襄陽記曰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衡每欲

如是吾州里有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

亦足用矣及衡甘置閣中之守吏晉令閭中縣置宜

渴者之懷思張載詩曰三巴黃甘瓜州實厥包之英

粹郭璞甘贊曰厥包張衡離支之種支黃甘曰離

湘州之味湘州記曰州故大成內有陶侃時難則揚

葩而不實唐書曰羅浮甘子開元中始有山種於南

不結世泰則移地而逾美唐書曰天寶中書奏臣

為枳蓋以地氣有殊物性因變朕近於宮內種甘數

彼草木之無知胡與時而榮悴

橘



伊盧橘之夏熟吳錄曰朱光祿為建安庭有橘冬覆其樹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上林賦

近是此也日盧橘夏熟淪璿星之粹精星散為樞曰璿茂彼江浦

漢上之春秋曰江浦之橘繁茲洞庭山海經曰洞庭揚州之貢包橘抽錫蜀郡之英揚雄蜀都賦曰於西

州之貢書曰揚州貢蜀郡之英揚雄蜀都賦曰於西亦度江而作橙

陵既踰淮而為枳周禮曰橘踰淮而亦度江而作橙

淮南子曰夫橘樹忠臣之心既申於楚相傳玄菊賦

至江北化為橙忠臣之心既申於楚相日詩人觀

見宋橘而詠后妃之德屈平純孝之感更見於王靈宋

孝子傳曰王靈之盧陵西昌人喪父母二實香皮赤實

十年鹽酢不入其口庭中橘樹隆冬三實香皮赤實

異物志曰橘為樹白華而綠葉素榮楚辭曰后皇嘉

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綠葉素榮交甫贈之而著

不遷生南國深固難徙更一志綠葉交甫贈之而著

素榮紛其可喜注皇天也后土也漢臯之曲注遊女陸

美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臯之曲注遊女陸

績懷之而顯名吳志曰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

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若夫雕飾自資占詩曰橘柚

績荅欲歸遺母術奇之若夫雕飾自資占詩曰橘柚

深山側聞君好我芬芳足貴子虛賦曰芬芳吳王納貢

甘竊獨自雕飾芬芳足貴子虛賦曰芬芳吳王納貢

日吳王魏文皇帝大橘帝詔群臣曰單于荷賜漢觀

南有橘酢正裂八牙時有甜甘單于荷賜漢觀

來建武中單于交趾既為置守官置長一曰交趾有橘

石主歲南越亦云有稅任昉述記曰越多橘闕澤抗

表以除籍吳闕澤表曰楊由占風於受饋後漢書曰

都太守有薦木實者其色赤頃之五官掾獻數苞庾

亮之貢已稱於同抵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平西庾

瑞異中興書曰王者德盛僧辯所陳更驚於共帶書

則嘉味生橘亦嘉味之流僧辯所陳更驚於共帶書

日侯景將平生橘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一帶二十子別有箕山曉色吳氏春秋曰箕山



甘橘 羅浮晚香 裴淵廣州記曰羅浮用之給客

志曰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亦名盧橘舉以名堂

香冬夏華實相繼通歲食之 江陵致富比之於千戶

禮義法度譬猶盧梨橘柚 虞愈不取而道顯

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桓儼繫樹而名揚

數歲家橘冬熟小兒 撫手華飾

字文林罷節縣居揚州從事 晏子侍坐而不剖

繩縛亦有裂牙酸酢 晏子侍坐而不剖

臯實產橘抽孟冬之月於時 晏子侍坐而不剖

可食撫以玉手永用華飾 晏子侍坐而不剖

日晏子侍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併食不剖 嚴遵當賜而靡食

者萬乘無教故不 嚴遵當賜而靡食

苦桃而已 誤楚辭云斬伐橘 夢黃衣而更失

後主夢黃衣人圍城繞城橘盡伐 若夫達江洲之暖

氣處玄朔之寒色 曹植橘賦曰播萬里而遙植玄朔

之晝 彼南土之不遷諒難成於甘實

百越所厭飲 鹽鐵論曰漢武平越以 而堯舜不常食

也 正論曰橘柚之貢堯舜不恒嘗

瓜

伊甘瓜之珍果熟朱夏之芳時

賢隱中和之淳祐播滋榮於甫田 布密葉之繁茂引

背芳春於初載迎朱夏而自延

長蔓之逶迤 傳玄瓜賦曰次落莫之密葉兮交透迤

煙槁以雲連奮修系之 既落蒂以離母



林造落帶瓜田摘虎掌拾黃可解煩而療飢日王廣洛都賦

班落綠帶解渴療飢消浮以清泉魏文帝與吳質書日淨

暑蕩怡解渴療飢消浮以清泉魏文帝與吳質書日淨

水寒以織絺三劉植承以賦日所盤以金刀四割玄胥素腕

陸機瓜賦日金鉞密笥小青州有瓜冬熟名金釵羊髓

龍蹄有廣志日瓜魚之龍蹄瓜羊髓瓜大如斛出京州陽

城御如三升魁之空同四劫以方實漢武內傳日仙

靈瓜四劫一實廣異記日謝玄卿見會稽五色而稱

華夫人為設玄洲白柰空同靈瓜會稽五色而稱

奇任方迷異記日吳桓王時會稽生五曾參已駭於

烏集抱朴子日曾參冠劍孫鍾俄驚於鵠飛孫鍾富春

人麗詣鍾乞與母居至孝種出瓜為禮敬慇懃三少年臨去

日我子鍾命郎感天接見之當所樂悉化成白鵠梁武

世天子鍾命郎感天接見之當所樂悉化成白鵠梁武

有任昉之悼梁書日任昉卒武帝方食西苑綠沈瓜

自言常恐不滿五今太宗有如晦之悲唐書日杜

四十九矣可謂知命太宗有如晦之悲唐書日杜

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冰谷花紅洞冥長一尺有龍

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燉煌味美漢書地理志日燉煌

謂冰谷素葉於冰谷所燉煌味美漢書地理志日燉煌

甘號蜜甯傳玄瓜賦日舊有蜜甯及芳稱桂髓陸賦

日東陵出於秦谷杞包見易云卦絺巾著禮天子削

瓜者副之夫差得之於近道越所收適而去得自生

瓜以緜之而食之問左右日是乃冬有瓜近道傍而人不

取何也左郭柞奉之於天子少魏書日郭柞領太子

復生故人郭柞奉之於天子少魏書日郭柞領太子

惡食之郭柞奉之於天子少魏書日郭柞領太子

宗幼弱柞懷一黃齠奉驗物變於化魚莊子日朽瓜

焉時人號為黃齠少保驗物變於化魚莊子日朽瓜

變遠嫌疑於納履冠李賦正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

也變遠嫌疑於納履冠李賦正摘之而豈堪抱蔓唐書



宗子明為人武后所忌乃為行第長孝敬皇帝監國

而仁明為后所忌乃為行第長孝敬皇帝監國

睿宗人可之孝敬遇害諸弟常不自安乃作黃臺瓜詞令

樂人可之孝敬遇害諸弟常不自安乃作黃臺瓜詞令

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啖之而唯宜漬水日博物志

摘抱蔓歸太子竟流黔州啖之而唯宜漬水日博物志

轉多自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皆作瓜氣守有與父

之蟲爾雅曰權輿父守小蟲祭有上環之義禮曰瓜爾

其翫茲奉奉憐此綿綿詩曰瓜瓞綿綿耀青門之朝

日阮籍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畝洗玉

井之寒泉抱朴子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數家人云

桑虞剪棘以資盜晉書曰桑虞仁德園在宅北瓜果

多棘刺恐偷人致傷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

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謝過

原平却水而溉田齊書曰郭原平以種瓜為業大明

僧秀豎其窮老下廣水與之原平曰晉天大旱百姓

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自他道

牲前塘偉辭餉之翁仲吳錄曰姚翁仲嘗種瓜菜灌

貨賣美自給之施廷後漢書曰施廷字君子沛人也家

夫名擅三芝稽含甘賦其序曰世云三香浮七夕荆

歲時記曰七月七日設瓜果於庭中以戴禮標時戴

乞巧有喜子布網於瓜上則為得巧漢官儀曰大

禮曰五月乃瓜乃蓄瓜時也漢官載職漢官儀曰大

在外掌植戊辰之日天文有垂星漢之文崔氏月令

瓜菜茹見仙人之博戲列仙傳曰服閭者往來海邊諸

戊辰見仙人之博戲列仙傳曰服閭者往來海邊諸

顧間使擔黃瓜數十頭識徐光之幻術時有神記曰吳

行幼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辦種之

俄而瓜生蔓延成花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

視所賣嘉其三蔓唐書曰貞元四年夏右神策軍獻

皆耗矣



惡茲兩臯龍魚河圖曰瓜戎葵丘而未伐侯使管至

代菁戎葵丘問不至請伐不許而隱東陵而自佚史記

瓜長安城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則有黃若金箱玄傳

瓜賦曰白者如素黑者如甘逾密房劉禎瓜賦曰甘

漆黃喻金箱青侔含翠或玄表丹裏少辨多窳

圭內醲外偉張載瓜賦曰或玄表丹裏堂中蠅集唐武儒衡字

少辨玄瓜賦曰細肌密理多齶庭碩元衡從

弟為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官魏

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持論鄙之儒衡因會公

適從何處來集於此忽怒擊去之曰塞外狐藏宋書曰

瓜州大瓜者狐入其中首尾不見以至於鎮鄭灼之

心梁書曰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並

臯陶之色孫卿子曰臯陶褚雅種之而給人道學傳

字玄通與人共居常取水洒子良資之而饋客齊書

掃或夏月種瓜恣人來取別有供祀事於秋夏盧諶於

陵王子良善立勝事夏皆用瓜表異名於秋秋夏

祀秋祠表異名於秋灼灼為秋秋夏法曰夏

子但小靈種嘗見於洞臺黃庭內經注曰大霍山下

如灼耳靈種嘗見於洞臺有洞臺司命君之府也中

有神靈瓜實絳實亦聞於南岳雲在御注重王羅之

之通至玄絳實亦聞於南岳雲在御注重王羅之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齊書

惡茲兩臯

代菁

瓜長

漆黃

圭內

少辨

弟為

適從

瓜州

心梁

臯陶

字玄

掃或

陵王

祀秋

子但

如灼

之通

純儉

客甚

果輒

龍魚

時而

瓜美

如素

張載

細肌

不由

瓜故

瓜者

孫卿

瓜恣

瓜恣

瓜恣

瓜恣

瓜恣

瓜恣

瓜恣

瓜恣

瓜恣

瓜恣

瓜恣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瓜戎



賈誼新書曰梁人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瓜楚人瓜皆種瓜新書曰梁人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瓜楚人瓜皆種瓜  
 惡楚令以梁瓜美夜竊搔之梁瓜皆楚人瓜楚人瓜皆種瓜  
 請其尉欲報換楚瓜宋就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  
 人竊為楚亭夜灌瓜楚亭曰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  
 美往而察之則梁亭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  
 悅梁之陰讓也謝以焦華感黃冠之異孝子傳曰焦  
 重幣而交於梁王  
 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  
 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病而病愈  
 史稜記涼殿之徵三十國春秋曰涼天水太守史稜  
 生曰瓜及秦史梁熙亦聞報以匹帛梁書郭祖深清  
 滅涼小字白瓜也  
 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以早青瓜祖深報以主  
 疋帛富人效之以貨利祖深鞭而徇眾朝野悼之  
 於織女關續漢書曰牽牛主果瓜葛玄隆冬而待賓神仙傳  
 為客設宋瓊李秋而遺母補史曰宋瓊字普賢以孝  
 生瓜設宋瓊李秋而遺母補史曰宋瓊字普賢以孝  
 夢想見之求而譏揚悖以言貌後魏書曰揚悖典選  
 遂得時人異之

詞云尚書典選似貧感靈珍於朝暮靈珍至孝母亡  
 人買瓜惟取大者  
 家貧無以葬種瓜半畝朝採暮還或以憂死而遠逃  
 復生未嘗減耗葬事由此得舉  
 古文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朱素公以後五祀八月辛  
 五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  
 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素公夕而後吳王  
 素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至死日乃逃于瓜圃死  
 之求得或以斷根而見怒其根曾哲怒以瓜而擊斷  
 已盡矣  
 背曾子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告門弟子曰參來  
 勿內也曾子使人請孔子孔子曰舜之事瞽瞍小極  
 則待大杖則走參委身以待暴怒不食方歎於仲尼  
 既身死陷父於不義不孝孰大焉  
 論語止渴嘗同於齊武明射雉郊野渴倦搗得青瓜  
 與上對剖食之及帝即位偉東野之甘珍傳曰瓜賦  
 三遷司徒左長史憶舊也  
 力養之六氣雖狸首之亦何傷於帶苦抱苦帶美棗  
 甘美未若東野之奇偉  
 生刺棘刺傍固  
 刀貪人還刺自賊



事類賦卷之二十八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鱗介部  
龍  
蛇  
龜

事類賦卷之二十八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鱗介部

龍

蛇

龜

龍

龍者神靈之精瑞應圖曰黃龍者神能幽能明曰龍

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入淵或玄黃其血龍戰曰

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能入淵或玄黃其血龍戰曰

于野其或蠶蠋其形小則如蠶蠋被五色而游天地欲

沉則伏泉飲劍化延津豐劍城之寶劍注聚藏夏庭史  
二日夏后之衰有神龍去之與止之莫吉請其聚而藏



之吉於布幣而告之龍亡而繫在橫夏亡傳此  
 器殷於亡傳此器周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  
 流于庭王使婦人裸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後宮之  
 女既鬻而遭之無夫而子懼而棄之宣王後宮之  
 逃於道見妖子收之周國夫棄人罪入所棄女子執  
 王以贖罪是為成周張華嘗辨於餉鮓嘗餉張華鮓  
 幽王愛之竟以成周張華嘗辨於餉鮓嘗餉張華鮓  
 魚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日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  
 日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  
 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孝和亦聞於賜羨  
 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烹之異記曰漢和元各一大杯故李尤七命曰宮中帝命  
 賀呂光於龜茲有一黑物如斷岸搖動有城頭角日光  
 如電及明失之其處鱗甲之迹隱地光歎也黑龍也  
 在進曰龍者大人利見之象將單勉之以成慶光  
 有喜負吳猛於官亭  
 色龍下有如樹抄聲試窺之見見號雨師抱朴子曰山  
 二龍負船一宿至官亭湖

師者亦名水物左傳曰龍水物不生得水沉木既產於哀  
 龍也後漢書曰哀牢夷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沉木  
 牢有孕生子十人沉木為龍出水九男驚走一兒不  
 去背龍坐龍因舐之浮水亦聞於素弗晉書曰馬駿  
 後諸兒推為哀牢主  
 兄萬泥及諸少年遊于水濱有金龍浮水而上素弗  
 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  
 而示之咸以瑞爾乃九色駕王母之車漢武內傳曰王  
 為非常之瑞  
 九龍五采負帝舜之圖河圖曰舜以大尉即位與三  
 班龍黃芝泥章曰黃帝符璽困河津而曝鮓日三秦記  
 出繩黃芝泥章曰黃帝符璽困河津而曝鮓日三秦記  
 金繩黃芝泥章曰黃帝符璽困河津而曝鮓日三秦記  
 魚名屬龍門巨靈跡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上下注  
 為龍故耳驟下鯢降荆山而垂明荆山注美董父之  
 龍門故耳驟下鯢降荆山而垂明荆山注美董父之  
 見擾氏御龍曰蔡墨對魏獻子曰古者畜龍故有泰龍  
 能求其嗜欲以董氏食之泰龍多歸帝舜氏世有畜龍氏  
 舜帝賜之嗜欲以董氏食之泰龍多歸帝舜氏世有畜龍氏



晒朱泚之學屠莊子曰朱泚三年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

盤桓温之齋晉書曰盤桓温南州起齋悉畫龍於其

於齋而毅居之臥南陽之廬曰諸葛孔明徐庶謂先主

亮出師表曰臣躬耕於南陽則有見於絳郊龍見於

絳郊獻子謂之於蔡墨曰吾聞人之蟲莫智於龍以其禱

不生得也謂之於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禱

於滏口晉書曰石虎時自正月不雨至六月佛圖澄

於滏口詣滏口祠稽首曝露即日二白龍降於祠下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於滏口為夏禹而負舟龍感雨賦黃助隋師而驤首

療以不死之草符生謠於洛東

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城東時符

堅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其後果驗

於頷下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

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子能美借譽

於人中晉書曰宋織字冷艾有遠操隱于酒泉南山

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或解角而昭瑞

可親知先生人中之龍也

黑龍一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乃嬉翔解角而去

新龍宮或曳尾而告凶

皆具無後足竟以凶終

從日有龍于飛



中野懸書公門而伏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蓋介之死於

韓子畏禍於逆鱗然韓下曰夫逆鱗徑尺若嬰之則殺

人主亦有之說者能無墨翟避屠於黑色墨子曰

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屠黑龍於北方先生

推華歆而為首魏志曰華歆為頭原為腹寧三友號驚葉

公而喪魄莊子曰葉公曰子高之好龍也室屋雕文盡

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魄是葉潛則無用龍勿用

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也御天也鱗既成字

陽在見則時乘人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鱗既成字

先跨之而輕舉百餘年臨去呼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

甲成字舜令寫之寫竟龍去膏亦為燈拾遺記曰方

維山東有龍場方千里有龍皮骨為山阜膚血如呼

流水燕昭王時以龍膏為燈清澄若水光燄五色呼

酒母在安公騎之而上昇安之治注陶及夫登玄雲

此耳南子曰伯禹作井而龍登生積水成山風雨與馬

淮雲智愈多而德愈薄也秦記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

積水成川黑見渭川入於渭尾連樊川云昔有黑龍

蛟龍生焉故以名焉黃聞成紀漢書漢初張蒼以

從山南山出飲渭其行道黃聞成紀漢書漢初張蒼以

因成土山故以名焉黃聞成紀漢書漢初張蒼以

孫臣以為漢土德黃龍當見至十五八即荀家後漢

荀叔子八人儉緝靖壽汪六為卞氏晉書曰卞氏六

爽肅專時人謂之八龍

仁粹劉累以事於孔甲左傳書曰帝舜世有畜龍氏

字也漢各二各有睢雉劉累學擾龍干豢龍氏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龍更不韋之後龍

一雌死醢以食夏后遷於魯縣仲尼莫闕於老子曰孔子

之既而求之懼而遷於魯縣仲尼莫闕於老子曰孔子

見龍龍合而歸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亦



有候清風而昇天易通卦驗曰立夏時層雲而躍淵

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易曰或躍在淵顏頤稱高祖祖龍準而龍

顏注顏醉駭陳宣陳書曰宣帝初在江陵軍主李總

總適出尋反乃見帝復聞在宮沼而為畜禮曰龜龍

是大龍便驚走他室與金玉而昭瑞禮含文嘉曰龍馬

以為畜故魚鮪不與金玉而昭瑞禮含文嘉曰龍馬

毒魚而或能致雨每旱州人以為草置淵上流魚則

多死龍怒討賊而當須伺睡梁書曰陸法和拒任約

即時大雨討賊而當須伺睡梁書曰陸法和拒任約

乘輕舟不介胃泐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

曰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能踊躍若待明日攻之

當不損客至其出武庫而劉毅不賀聞於龍見注見

而破賊至其出武庫而劉毅不賀聞於龍見注見

臨平而先量靡觀唐書曰褚無量幼孤貧近臨平湖

時年十二讀書晏然張駿厭之而鑄銅駿西河記曰張

不動長精三禮史記張駿厭之而鑄銅駿西河記曰張

成後池中有五龍畫見移時乃滅水通變大皞用之

而紀官姓帝王世紀曰太皞氏復聞生大澤

賦產深山興景雲風生應龍吟而景雲起或搏而起

事類賦卷之六

四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日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  
 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對曰我下清  
 淵天帝為魚天帝之時若安置之射也豫且何罪夫白  
 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  
 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  
 豫且之患為怪嘗偕於罔像怪國語曰龍罔像之雕聞鄒  
 矣王乃止為怪嘗偕於罔像怪國語曰龍罔像之雕聞鄒  
 史記曰談天術雕龍奭淳于髡章美稽康晉書曰稽  
 髡術而龍章鳳或清之而復活時天旱於石井罔  
 形骸而龍章鳳或清之而復活時天旱於石井罔  
 得死龍騰空而上即大雨降因名石井為龍罔或吹之  
 而則長氣龍即出浮其初出乃長十數丈於是士更  
 吹之四五龍則龍輒少水養之物塞壺口於是方士聞有  
 或有一五龍則龍輒少水養之物塞壺口於是方士聞有  
 輒之直畢乃發壺出一龍著淵潭之中因復禹步吹  
 之輒一吹雲雨四集騁神變於三池後魏書曰波智  
 大池有龍王次者龍婦小者龍子備文彩於五方唐  
 人設祭乃得過不則多遇風雷

州次宗大和中五龍會於密非罔罟之可害人神志  
 不處罔罟之鄉豈螻蟻之能傷楚辭曰神龍失水  
 皇不翔罟羅之鄉豈螻蟻之能傷楚辭曰神龍失水  
 之所覲而不求既聞於子產左傳曰鄭大水龍闕于  
 為祭馬子產不許曰我聞龍不我覲也龍闕我針而  
 獨何覲焉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見負更記於師皇列仙傳曰馬師皇者黃帝馬醫有  
 以甘草湯而愈後  
 一且負之而去

蛇

蝮蛇秦秦楚辭曰蝮蛇秦乘雲霧兮游神騰爾雅曰騰

龍類也騰蛇游霧龍乘雲其中或斷而復續神蛇能斷  
 慎子曰騰蛇游霧龍乘雲其中或斷而復續神蛇能斷  
 而復續不能或螫以存身易見皇有方渠之異見水賦  
 使人不斷也



青珠有塗云之珍洞冥記曰蛇珠色光白如瓊瑤之類華

佗治之而病愈後漢書曰華佗常行道見有病咽塞

法甚酸可取汁三升飲之病自當愈玄俗下之而病已

列仙傳曰玄俗者賣藥於都市治百病留篋既擾於民

家唐書曰元和五年坊小使每羣聚於賣酒食家肆

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逐鼠爰興於甲士

主壁常欲覘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

登鼠觸家士驚走遠白太宗俱上馬馳百餘步為盤

賊所及太宗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盤

帳而蒙孫旋師前家遜笑曰前為騰蛇天意欲吾

迴師先定酒泉繞柱而煬宮肇祀元神記曰魯定公

也燒攻具而還又若闔鄭門而厲公入左傳曰內蛇

不祀乃為立煬宮又若闔鄭門而厲公入左傳曰內蛇

鄭南門之中內蛇出泉宮而聲姜亡泉宮出如先君

死六年而厲公入董奉斃之於晉興州

臺注魯伯禽至僖公十七君董奉斃之於晉興州

記曰晉興郡路側五六里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

行者過視則往而不反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

交州出由此嶠見之大驚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

救經宿往看蛇已死矣左右曰白骨積聚成山吳

猛殺之於豫章豫章人有過者輒以氣吸引取之吞

噬已百數道士吳猛與弟蛇子數人往穴頭欲殺蛇蛇藏深

穴不肯出猛符南昌杜公蛇乃出穴頭高數丈猛緣

尾登背以足被蛇頭著雖報德於隋侯侯行見大蛇

地弟于於後以斧殺之或見効於壽光者漢章帝時人能

事類賦卷五十六



青珠有塗云之珍洞冥記曰蛇珠色光白如塗云國有青華

佗治之而病愈後漢書曰華佗常行道見有病咽塞

去甚酸可取汁三升飲之病自當愈玄俗下之而病已

列仙傳曰玄俗者賣藥於都市治百病留篋既擾於民

家唐書曰元和五年坊小使每羣聚於賣酒食家肆

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逐鼠爰興於甲士

登壁常欲覘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

賊所及太宗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盤

帳而蒙孫旋師前家遜笑曰前一為騰蛇天意欲吾

也燒攻具而還繞柱而煬宮肇祀元神記曰魯定公

不祀乃為立煬宮又若闔鄭門而厲公入左傳曰內蛇

鄭南門之中內蛇出泉宮而聲姜亡泉宮出如先君

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董奉斃之於晉興州

記曰晉興郡路側五六里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

行者過視則往而不反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

交州出由此橋見之大驚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

救經往看蛇已死矣左右曰白骨積聚成山吳

猛殺之於豫章豫章道人有過者輒以氣吸引取之吞

噬已不肯出猛符南昌杜公蛇乃出穴頭高數丈猛緣

穴不背以足按蛇頭著雖報德於隋侯搜神記曰隋

地弟背以足按蛇頭著雖報德於隋侯侯行見大蛇

傷因救治之其後或見効於壽光列仙傳曰壽光侯

蛇銜珠以報焉或見効於壽光者漢章帝時人能

効百鬼衆魅有婦為魅所病侯効得大蛇婦因以安

枯有蛇長七八苟戒之而脩政賈誼書曰晉文公出

大懸樹而死荀戒之而脩政賈誼書曰晉文公出

蛇其高若隄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

聞祥則迎之妖則陵之今前有妖請攻之公曰不可



則脩身今我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身今我有失行則天戒以妖攻之是逆天令也

乃歸齋宿而請於廟退而脩政居三日夢天誅蛇曰

爾何敢當聖君之路文公竟令人視之蛇已魚爛矣

豈遇之而不祥蛇說問晏子曰此不祥也或乘彼龍星

知而不用澤是蛇不窺何此不祥乎或出夫象骨曰山海經

今茲星也注其飢乎武虛危之星或出夫象骨曰山海經

疾六象三歲而都賦曰屠已蛇之象復之秦文夢之於

廊行史記公問秦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

是時漢祖斬之於豐澤號大澤注白靈則有五丁拔梓

潼之山遺蜀王本紀曰秦王獻蜀王一大蛇入山一人蜀王

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黃帝採圓丘之藥問隱居山澤

治蛇腹子之道佩惟黃而蛇皆去今帶武郁維黃色如

馬廣成子教佩惟黃而蛇皆去今帶武郁維黃色如

雞冠者少許雄黃末傅之瘡中愈蛇若叔敖轉禍於

兩頭故泣書曰孫叔敖為兒出遊還憂不食母問其

見無憂汝不者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母薛濬

考祥於有角見黃蛇有角及足召群兒共視了無見

者僧詣以宅為不祥歸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早有名

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於四十二亦聞見虎牢而

復見時感異之既而濬終於四十二亦聞見虎牢而

有變後魏書曰東魏孝靜武帝定中難大蛇見武牢城

又見謂之難亦龍出柴桑而能飛柴桑永初有飛蛇曰或

謂錢龍南史曰梁武帝與宮人幸玄洲苑見大蛇盤

鎮於蛇以錢十萬貫之或號肥遺名肥遺六足泰華山有蛇

旱下大劉秀見之而不懼操十書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



者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樂廣告之而解疑書  
 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並異焉樂廣告之而解疑書  
 曰樂賜酒方欲飲見盃中復有蛇影甚惡之故既飲而疾  
 于時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  
 所見如初廣沉乃告其愈所以復有毛若疝豪  
 客豁然意解沉乃告其愈所以復有毛若疝豪  
 有蛇名曰長蛇音如鼓碎音如磬聲四翼音如磬見則大旱  
 如彘豪音如鼓碎音如磬聲四翼音如磬見則大旱  
 畫足聞言於陳軫將移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  
 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  
 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蛇先成者  
 飲酒為一人足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  
 吾能為之足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  
 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  
 復移師攻齊是為蛇足者也昭陽君乃解魏既勝繞輪  
 兆禍於申生曰新序曰國太子申生至靈臺蛇繞左輪御  
 產深山於叔虎不使其子叔向諫其母如叔虎之母曰深山大

澤實生龍蛇彼美余叔虎故羊舌之族及於難何得遺  
 炎馬使往視復生叔虎故羊舌之族及於難何得遺  
 髮於昭靈陳留風俗傳曰沛公喪皇妣于黃鄉天下  
 蛇在水自濯濯入于梓宮其浴傳緯死而受酌曰陳書  
 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傳緯死而受酌曰陳書  
 主末年秘書監傅緯上書諫諍後主逼令自盡死後  
 有惡蛇上屋來靈淋當前受祭酌去而復來百有餘  
 日時有禪指杜預醉而變形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  
 聲俄而陳滅杜預醉而變形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  
 聞嘔吐聲窺於戶見一觀夫徒涸澤而有神韓子  
 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觀夫徒涸澤而有神韓子  
 夷子皮事田成子獨不聞涸澤之燕鳴夷子皮負傳  
 而從至望邑曰成子獨不聞涸澤之燕鳴夷子皮負傳  
 小蛇曰大蛇行而小蛇隨之人行必以我為神也  
 有殺子者大蛇行而小蛇隨之人行必以我為神也  
 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使子美而我惡以子  
 為我上客一乘之君也負子以避之今使子美而我惡以子  
 不如我為舍人田我子負傳而隨喻常山而論勢孫  
 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得之甚敬喻常山而論勢孫  
 曰善用兵者如率然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尾俱至  
 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常山則首尾俱至



密之衣帶隋書曰大業末程讓嘗見李密衣在格上

見馮緄之綬笥佩谷通曰車騎將軍馮緄初為議郎

當為邊將以東為名後斯斷手之毒螫吁其可畏前漢

五年為征東大將軍書曰蝮蛇螫腕

龜

伊神龜之效質實瑤光之散精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龜負河圖

之八卦河圖曰天與禹洛出書標禮經之四靈禮曰

龜龍謂或宜水火之氣或昭山澤之名龜二靈龜三

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法和掘之而畫地

典畧曰梁六法和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

已數百年若不遇我豈見天張儀依之而築城華陽

類後有一大龜從研而出周旋行走因依龜行所

築之備嘉肴而斯獻周禮曰鼈人春獻龜魚順時令而爰

登蛟取鼈登龜取龜或呈瑞於魏文魏畧曰文帝時

池或報德於毛寶搜神記曰毛寶行於江見漁父釣

戰敗投江有物載之漸得至岸視之乃昔所為貨克

資於交易契前漢書曰王莽以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

日寶貨凡錢貨六品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寶致氣

諒宜於衰老史記龜策傳曰江旁人家嘗畜龜飲食

至若玄衣督郵古督郵一名玄緒玄縑衣大夫孫惠

日有縑衣之大夫兮駕雲霧而朝衣裳致糜潰於元遜

乘輜車之岌岌兮駕雲霧而朝衣裳致糜潰於元遜

桑之禍賦枯罹罔咎於余且人被髮窺阿門日子自宰



露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魚者余且朝君子若  
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所明日余且朝君子若  
之龜何得答曰且之網得白龜二鑽五尺君曰獻若  
壽別神靈五任助述異記曰龜壽一千年生毛壽形分俯

仰者靈雅曰龜俯誠為天子之寶禮曰青黑綵者故號

甲蟲之長六十神龜為之長三百或處嘉林之中史記

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  
鳴梟草無毒螫野火不至斤斧不及是為嘉林龜在  
其或旋卷耳之上博物志曰龜三百莖同本以老故知

吉名有時君之美抱朴子曰君者龜也文成列宿之象

禮統曰神龜之象上員法天轉應四方時也背有盤法丘

信效之而或致飛騰無物志曰人餓分死左右見龜

龜能導引乃能隨氣幽為亦有見天文於南漢

南漢中傅科斗於越裳賦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

堯則赤文而朱字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洛玄龜負書

洛沉璧禮畢玉退有玄龜青純蒼光背既觀書脅

有措林史記龜策傳曰南移牀龜尚能行氣導引



豈願剝腸莊子曰仲尼云神龜能十能見夢於元君而不

剝腸唯宜曳尾先莊子曰莊子願以釣於僕水楚王使大夫

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中笥而藏之

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塗於塗乎吾將十朋既見於義易十朋之龜六室

更聞於周禮周禮曰靈龜屬地龜曰澤龜屬東龜曰果屬西

龜曰靈龜屬南龜曰獵龜屬北龜曰攻龜用春各以其物入于

赤室注云所非一也龜俯者靈龜仰者繹前奔果後奔獵

體也倪雷右倪若是其或傳叢著之說抱朴子曰千歲

龜又聞大若三足君山六眸爾雅曰鼈三足能龜三

多中三足鼈君山多三足龜又唐先夫中江州獻龜六眸孔

愉曾悟於回首會稽後賢傳曰孔愉字康敬嘗至吳

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視愉遂取佩之黃安屢見其出

頭洞冥記曰黃安常服此砂舉體皆赤坐一大神龜

二千歲一出頭我坐此龜五過出頭嗟儂句之不欺

矣行則負龜而移世人謂黃安萬歲嗟儂句之不欺

與傳曰減昭伯如晉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弟

既而執諸季氏中對昭伯歸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

吾門季減會惡及昭伯從公奔齊笑蜉蝣之見憂誰

平子立減會會曰儂句不余欺也笑蜉蝣之見憂誰

子而為龜千歲蟬生之具人必笑之臧文一兆而稱美

家語曰孔子問於漆雕馮子曰臧氏事文仲武仲及孺子

容此三夫孰為賢乎對曰臧氏家有三兆孺子容三年而

為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二年而為二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

識也孔子曰君之微而著智不能及其言不能見美也隱

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不能及其言不能見美也隱



如武仲納請而能謀且左傳曰滅武仲自邾使告滅賈

祀請其可爾其八風九州南辰北斗史記龜策傳曰

辰龜三星辰四八風五二十五龜坎居離象李顯龜賦曰

定坎居賤彼采願貴我靈符浮蛇頭龍脰月龜說死曰靈

洛川見緯書洞秘願通玄虛地轉運應四時蛇或

玉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午知存亡吉凶之數或

頭龍脰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之數或

通夢於高虜前燕錄曰符堅末高陵人穿井得龜大

食以粟及死藏其骨於太廟是夜廟丞高虜夢龜謂

曰我本出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及夢人言於

妖興亡國之象也未幾堅敗或表祥於章后陳書曰

后母常遇道士以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至於前

奔諸果左倪不類果爾後奔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

注俯行頭低仰行頭伸前奔前甲長後奔後甲長左

既行頭左庫為左行頭右倪前行頭右庫為右食倪告

豈同夫牛蹠驚顧非灼必問吉凶於龜者歷歲久而世

必見其灼中文外國語曰夫服者必文於化為伏羲

而負圖占史考曰伏羲時靈美寧王之見遺書曰寧

大寶龜注寧唯九江之納錫實揚州之巨美書曰九

王文王也

事類賦卷之二十八







之北有滇海魚廣爾乃昭帝之養昆明武帝故事曰

池以習水戰後昭帝於池中養魚任子之躡會稽子

以給諸陵祠餘付長安市魚乃賤任子之躡會稽子

子得若魚浙河以東蒼梧以北無不厭若魚之公鄙奉

車之不足魏志曰文帝東征吳文德郭后留燕時后

豈此魚乎足美弦章之見辭晏子春秋曰景公射質堂

嗜曰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

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加美

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加美

名於孔鯉風俗通曰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獻有餘

於仲尼者語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漁

拜而設掃地祭之陶朱則養之而富陶朱公養魚經

水畜第一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

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壯鯉四以二月上龍

向庚日內池中所以養鯉者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龍

陽則棄之而悲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

得魚也臣甚嘉之而後得為王拂枕席六四欲棄前所

今以臣之惡也而得幸於王也必塞裳而趨王視臣

亦曩臣之所棄魚也王於是令四境之內敢有言美

人者憂在脫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樂宜在藻詩

形備丙丁爾雅曰魚枕謂之丁魚用稱魚麇周禮曰

辨魚物為魚麇以供王膳蓋注宿沙善漁魯連子曰

宿沙習非間使魚生於山則上宿沙不得一魚詹何能

釣能釣千歲之鯉公考信及於中孚信及豚魚曰美於物

於靈沼詩曰王在靈沼則有形侔刀劍注爾雅曰鯨魚也

亦呼為價貴牛羊洛陽伽藍記曰京師語化舒姑之



泉見水賦注舒歸青田之倉熱嘉記曰青田谿冬名曰魚

倉或釣于渭伯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渭與俱歸西

觀于棠左傳曰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減備器用則

君不舉馬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官司之信伯非君

疾不掣三牽雨潘岳西征賦曰貫析縷分芒張衡七

洛之鱗割以為鱗分夜飛嘗駭於文鯨左思三都賦

而觸陵處亦驚於龍鯉山海經曰龍鯉陵居狀如緯

書載其虎銜小民失恩虎銜魚擾時令標其獺祭禮

獺祭魚之日別有姜詩雙鯉東觀漢記曰姜詩性至孝

泉出舍側曰生鯉一雙而涌揚震三鯉後漢書曰揚震

郡禮命有鶴雀銜三鯉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

此升或買之而啖茹詩疏曰鯉似魴而大頭魚之不

啖茹徐川或得之而忘筌易躍武王之舟魚見舟賦注

入仲御之船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母病請洛市藥會

弗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曰卿居海濱頗能水戲

乎答曰可乃操拖正櫓折旋中流於是風波振駭俄

而白魚跳入船中者琴高初見於涿水高列仙傳曰琴

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

諸弟期潔齋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留

一月復務光始返於盧川符子曰務光以赤鯉送之獲

靈符者涓子鯉仙傳曰涓子齊人釣於河澤得寄丹

書者葛玄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

還躍岸上得書莊周比之於貸粟莊子曰莊周家貧

青黑色如木葉莊周比之於貸粟往貸粟於監河侯



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

遊說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君

言此枯魚之肆淳手笑之於祝田齊說苑曰楚將伐齊

我於趙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曰臣之鄰人祠田以

救於趙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曰臣之鄰人祠田以

所祠者少所求者多王乃曰魚則似蛇而魚者取鮒似蛇

齊黃金白璧車馬百駟乃曰魚則似蛇而魚者取鮒似蛇

在皆為利之所歸聞有翼馬山海經曰涿光之山置水出

御火陳囂遺之於竊盜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取之

者囂見避之草中追以魚遺之王弘致之於親識書

盜慙不受自是無復盜其魚者王弘致之於親識書

曰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

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

郭亦不親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去虞林邑陵雲林

國記曰飛魚翼如胡蟬昆明刻石西京雜記曰昆明

沈泳海底飛則陵雲昆明刻石為魚每雷

漢代祈雨鳴吼鬚尾皆動入羽淵而遽化鮒水無功

沉於羽川後世為玄魚大千尺後遂死於厭武昌而

不食吳志曰孫權時欲自建鄴徙都武昌建鄴人謹

武昌乞伏買之而盡放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

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簞音賽王固祝之而不得日王

固嘗聘魏因宴饗昆明池魏一人鱗不獲釋小傳單

父之政淮南子曰季子所為漁者欲得魚也今而釋之何

也馬期問焉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

漢書卷之九十一

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

遊說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君

言此枯魚之肆淳手笑之於祝田齊說苑曰楚將伐齊

我於趙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曰臣之鄰人祠田以

救於趙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曰臣之鄰人祠田以

所祠者少所求者多王乃曰魚則似蛇而魚者取鮒似蛇

齊黃金白璧車馬百駟乃曰魚則似蛇而魚者取鮒似蛇

在皆為利之所歸聞有翼馬山海經曰涿光之山置水出

御火陳囂遺之於竊盜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取之

者囂見避之草中追以魚遺之王弘致之於親識書

盜慙不受自是無復盜其魚者王弘致之於親識書

曰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

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

郭亦不親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去虞林邑陵雲林

國記曰飛魚翼如胡蟬昆明刻石西京雜記曰昆明

沈泳海底飛則陵雲昆明刻石為魚每雷

漢代祈雨鳴吼鬚尾皆動入羽淵而遽化鮒水無功

沉於羽川後世為玄魚大千尺後遂死於厭武昌而

不食吳志曰孫權時欲自建鄴徙都武昌建鄴人謹

武昌乞伏買之而盡放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

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簞音賽王固祝之而不得日王

固嘗聘魏因宴饗昆明池魏一人鱗不獲釋小傳單

父之政淮南子曰季子所為漁者欲得魚也今而釋之何

也馬期問焉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

三



書曰左慈字元放曾在曹操座操曰恨少吳松江鱸魚耳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於盤中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乃更沉釣復專諸奉炙金樓子引出皆長三尺餘操使目前鱸之陳勝置書漢書曰陳欲弒吳王僚學炙魚香聞數里陳勝置書勝舉大計僚索魚炙乃持刀置魚腹中陳勝大驚入舟豫知其解甲所置魚腹中乃以丹書曰陳勝王置

前涼錄今城太守胡勗張軌遣都護宗毅治中令孤劉討之濟河中流白魚船劉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我矣曷有錄則比於負圖唐書曰開元中衢州獲果請降曷有錄則比於負圖魚有銘獻之侍中裴光庭等奏曰魚龍為圖河洛周發曾傳於嗜鮑國語曰所出比之盛時彼何足云鮑魚漢者嘗聞於得珠不登俎鮑魚太公為其傳曰鮑魚漢者嘗聞於得珠見珠賦漢武通既目適於濠梁遊於濠梁之上莊子夢於昆明注武通既目適於濠梁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日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安知亦魚之樂莊子遊曰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安知亦相忘於江湖濠州濡以沫不知相與處於江湖也

則王餘雙稱比目博物志曰吳王食鱠有餘棄於江中化為魚名曰吳王餘雙稱比目三都賦曰雙則或墜眼而為珠曹昆觀濤賦曰神鯨比目片則王餘或墜眼而為珠曹昆觀濤賦曰神鯨霧合窻水落成津骸喪成島或燃膏而作燭始皇記曰秦嶼之墟日落為明月之珠或燃膏而作燭始皇記曰秦為燈燭膏祭而獲應者周平述異記曰關中有金魚神泉魚躍降雨懸以示廉者羊續後漢書曰羊續好食丞侯儉貢鯉續受而懸之一歲儉復致鮒惟宜暑異一故續乃出所懸枯魚示之以杜其意鮒惟宜暑異經曰東南海中有溫湖鮒魚儵可忘憂山莊經曰帶生焉食之宜暑而避風寒儵可忘憂山莊經曰帶其中多儵魚其狀如鷄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已憂圖讚曰泊和損平莫慘於憂詩詠萱草山經長聞橫海木玄虛海賦曰魚刺雲洪鬚揮天之鯨鱗則儵儵成嶽流大記吞舟潘岳海賦曰彼尋常之汗瀆安能膏為淵或七日而逢尾者一日記逢魚頭七日大逢魚尾容吞舟或七日而逢尾者一日記逢魚頭七日大逢魚尾之巨魚



或一斤而千頭廣志曰武陽小魚以為針幸通水而

相致淮南子曰欲致魚者先通水茂而鳥集無乾谷而

見求淮南子曰求魚臣乾谷亦有梁水之鮒陸機詩頭

之美者也梁水鮒特肥美洞庭之鮒劉邵鮒出於江

岷紅腴青鱗願應王祥之剖冰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欲

諸生之由是失愛於父母有疾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

雙鯉躍出歸感蔡仲之廬墓先賢傳曰蔡君仲至孝母

置墓前楚國悟之而為治新序曰楚人魚獲食之不盡

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

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菌倉粟有餘者國有

者民後宮多幽之民皆失君之道故庖有肥肉廄有

乃遣使恤飢寡色漁者知之其以喻寡人也於是越王

養之而致富吳越春秋曰越王棲會稽范蠡等曰會

四瀆之流九溪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又

於民臣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又

有感王延之孝晉書曰王延性至孝繼母下氏嘗感

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

資陸政之養北史曰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嗜魚此

水生魚不絕得以供膳內藥則戲於湯中把朴子

丸內一活魚口與無藥者俱投沸膏中猛火之上塗

其無藥須史熟可食其銜藥者浮戲澆灑不死塗

血則行於水上抱朴子曰南陽丹水有丹魚先夏至

割取血以塗足若其噴水為雲州王子名瑛州亦曰瀛

洲鼻有角時鼓舞群戲或有遠而望者見水間有五色

此魚噴水為雲也吐氣成風嶺南異物志曰南方大



為介象釣之於殿前神女傳曰介象與吳王共論鱸

滿之并求釣起王使鮓之王肅羨之於洛中洛陽初入國不

食羊肉及酪等或螻蟻之所制而失水則螻蟻能魚制

高魚驚不厭深豈號涿之見容之淮南子曰容鱸出丙

穴而赴水水經曰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入

丙故曰度禹門而化龍上度龍門得度為龍矣三月則

點額或義不及賓義不及賓也或功稱微禹劉子傳曰

美哉禹功明德遠必芳其餌淮南子曰燿輝者務明

乃先於俎淮南子曰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此皆

本後既見射而流血城三齊記曰始皇祭青城山築石

血者數里亦高飛而乘兩臨海異物志曰為魚似鳥

鮒爾其金壘玉膾鱸大業十遺錄曰六年吳郡獻松江

謂金壘玉繪東青鱸碧鱗之鮒洞庭有負函盛水之

嗜隋書曰虞孝仁性奢華嘗以有當乳較網之仁書

曰太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問其故復聞杜孝置筒

而寄歸蕭廣孝子傳曰巴郡杜孝後在城都頭沉水

中日出者得之以得此魚其張昭結網以供膳昭字德明

幼有孝性父網捕魚以供朝夕吳隱嫌其用意晉書

隱之為廣州刺史恨下人進魚每剔公儀辭其爭獻

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馬公儀辭其爭獻

韓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効雙角於元海晉書

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魏嘉平中祈子於



延豹曰此是日精服也十月三月而生元海而告革陽喬於子賤

說苑二曰陽舒謂子賤曰吾少也賤不知理民之術有

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善鯨死而彗星乃出

淮南子曰其為魚也厚味子賤曰善鯨死而彗星乃出

刺史產詢將吏民疾苦皆曰郡西秦水有鯨魚一而化食

無不祝曰魚今潮州七日不徒則刺史選材技壯夫探勁

日毒水矢盡涸徒於舊矣况六里自是潮人無鯨魚數

患之苟耕田而可種平嶺表錄異曰新瀧等州山田棟荒

中貯水即先買鯨魚子散與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

大食草根根並盡既為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且無

稗草術乃齊民奚臨河而見羨淮南子曰歸家結網若乃

林邑變鐵之刀魚化注流淵出瓊漢武人上藥有流

淵瓊嬾婦羞聞於鯢類異物記曰鯢實四足而長魚

溪澗流出入深坑頂上有光迎水君可駭於人形注曰

風噴流云是鯢婦怨勤自投水君可駭於人形注曰

水君狀如人乘馬魚尊從名魚伯大鯢魚有之漢末

有人於河際見之馬皆鱗甲如大鯢魚有之漢末

別耳目鼻與人水而沒既得書而加飯古詩曰客從遠

見人良父入水而沒既得書而加飯古詩曰客從遠

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亦通夢而

書中意何如南郡太守劉之日仲夏有遺生鯢魚二頭

廷齡乞命未之解也其明日仲夏有遺生鯢魚二頭

者之亨曰夢中所感也放之烹之則忌其屢擾日治

又夢來謝恩云當令君延筭之則忌其屢擾日治

大國若烹小鮮則烹小鮮不可擾治致之則嫌其至

大國若烹小鮮則烹小鮮不可擾治致之則嫌其至

清則無魚人答客難曰無徒取澤戒竭以說死日竭澤

得魚為明年察淵惡明上責問吳使者使詐病不朝

無魚取也明年察淵惡明上責問吳使者使詐病不朝

見淵中魚不祥天子因斯足以驗人事制國經豈徒

賜吳王几杖不朝天子因斯足以驗人事制國經豈徒



誦毛詩之九戩詩曰九戩觀天文之一星星經曰天

尾後河中星明則海出大魚

則海出大魚

則海出大魚

則海出大魚

則海出大魚

事類賦卷之三十

宋博士渤海吳淑

撰註

蟲部

蟲

蟬

蜂

蟻

蟲

伊微蟲之蠢動咸群分而共處驗蟋蟀之秋吟

蟋蟀秋吟候莎鷄之振羽見詩注云六月莎

在室蠨蛸在戶詩注云伊威委黍蟪或守瓜以食

賦守有或齧桑為蠹

色於娘周爾雅曰娘五采具小憐五能於鼯鼠



五技鼠也能飛不過室能走不窮木能啜啜草蟲趨

游不渡水能穴不掩身能走不先入名蛭魚魚音注

趨阜蝨詩蟬魚喜衣書之際爾雅曰蟬一名蛭魚音注

蟻螻游糞土之中爾雅曰蟻螻蟻螻則有蚯蚓無心南

于日食水者善游能蜂蠶有毒豈宜無備注螢出

腐草禮曰腐草蠋生朽木兩雅曰蠋螻螻注在水法

蛛蝥而結網帝王世記曰湯出見羅者下車命解其

作網今人學結欲左者右者命者右者閱飛蛾之赴燭

宋書曰少帝失德傳亮內懷憂懼直宿太宗蠶蝗以

耳災唐書曰貞觀中終南數縣蝗太宗至死中見蝗

靈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恐致疾遽來皇

不為楚王食蛭而蒙福貫誼書曰楚惠王食寒道而

能食令尹不入問疾王曰吾食道而得蛭不行其罪是

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誅之恐監食者皆死遂吞之

有仁德疾不為傷王果疾愈莊周夢蝶莊子曰昔

蝶栩栩然蝶也俄而覺則瞿瞿然周歟武子囊螢

知周之夢為胡蝶歟胡蝶之夢為周歟武子囊螢

續晉陽秋月車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蝸角

得油夏曰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蝸角

戰于蠻觸蝸之右角者曰蠻氏之左角者曰觸氏國於

數萬逐北旬有蚊睫集乎焦螟列子曰江浦之間飛

而集於或前瓜而後距淮南子曰凡有血氣之蟲含

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跌或胸鳴而股鳴周禮

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胸鳴者謂

之小蟲之屬注云注鳴精列屬旁鳴蜎屬翼鳴者謂

皇屬胸鳴蝮蟻動有足無足爾雅曰有足謂之紆行

反行周禮曰外骨內骨卻行反行連行紆行屬連行

反行龜屬內骨鼈屬卻行反行連行紆行屬連行



魚屬紆但見坏戶禮曰仲秋寧堪語冰不在予曰井蛙

行蛇屬紆但見坏戶禮曰仲秋寧堪語冰不在予曰井蛙

以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至於大蟪為祥曰黃氏春秋

見大蟪土氣勝故其蟻蛄表瑞河圖曰黃帝起有

色黃高誘注蟻蛄表瑞漢書曰中山聚蚊成雷蚤飛

附驥淮南子曰與驥致于里而杜伯則以尾螫人

詩義不飛無臭擢之資而不杜伯則以尾螫人

齊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又聞蛾子時術

見蟻賦時尺蠖求伸易入馬后之夢東觀漢記曰永

秋宮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官遂登

至尊先之數日夢有小飛蟲萬數隨著身入皮膚中

去飛集王則之身齊書曰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

敬則惡之有道上卜曰封侯蟬蛸之夜楚楚蝨斯之

羽洗洗詩並見亦聞馬蚊百足博物志曰馬蚊一名百

藿蠋五采廣志曰藿蠋有五采者香蟻娘轉丸莊子

於轉丸智在蛆蛆甘帶莊子曰人食芻豢麋鹿食薦

食其蛆喜復有短狐含沙而射影陸機詩義曰域短

龜三足投人影則殺人南方人欲入水螳螂奮臂以

當車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

夥豈可一二而陳諸



伊齊女之微蟲兮亦含氣而游嬉古今注曰牛享問

為蟬登庭樹嗷而鳴故曰齊女乘涼風以翾翥

應白露而鳴嘶淮南子曰孟秋涼風雖么麼以無力

援神契曰蟬亦采章而有綏禮曰蠶則績而蟹有匡

無力故不食美王充之不捕論衡曰王充為小兒不

悟少孺之露衣見露賦少孺假咨商湯以見喻詩曰

汝放商如蟬也蟬如蟬也捨榆枋而忽飛莊子曰鵬之翼若

而飛捨榆枋而止奚以九萬里而南為無知雪之

遠識不信若蟬曰以所不覩而徒吸露而自資曹大家

吸清露於丹園抗喬枝而理朱昇駭集冠之異冠

賦飛蟬欣何戢矜畫扇之奇見扇賦何戢既無口以

能鳴亦不食而弗飢淮南子曰無口而鳴不食見上無

泐或掇之而有道莊子曰仲尼曰巧乎有道耶曰我

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猶失者錙銖累三而不

墜則失者十一月累五而不墜猶失者錙銖累三而不

或粘之而靡遺先傳咸粘蟬賦曰櫻桃為樹多蔭為果

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也不知粘之將至亦猶人之得

虞禍之富貴而不自妖言放逸之兆周書曰夏至五日

變之姿煥古今注曰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

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動有鳴不失時得仲



夏季秋之節禮曰仲夏之月寒蟬始鳴耀而見獲因明火振樹之機  
呂氏春秋曰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若  
之若蟬歸  
明火也

蜂

伊醜螫之織蟲爾雅曰有土木之殊類  
蜂木蜂  
既

號螞蟥亦云蚰蚰  
謂之蚰  
蛻  
大者有蜜謂之壺蜂  
蚰

幽稅音當春和之生育以蠟蜜而塗器苟數蜂之可獲

則舉羣而悉至博物志曰遠方諸山蜜蠟處以木為

蜂飛將生育時捕取得三兩頭著器中附賈萌之車

上果見誅夷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

附萌車衡豐諫以為不集袁氏之船中旋聞敗潰

晉書曰太尉陶侃表倉曹參軍表謙為高涼太守未

至百餘里浦中有密蜂蔽日而下謙船上會得留郡

文書賊欲乘虛攻郡謙欲速赴明早進西南卒垂芒

而常欲致螫孝經援神契有毒而豈宜無備左傳曰

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滅文仲曰國無小房納

而不容淮南子曰蜂窠喻鐘而酷似江表錄異曰宣

山林中其大如巨鐘以煙火逼散蜂母然後取之

入京洛以或以集巖壁以見采博物志曰諸方山郡

者皆絕巖石壁非攀緣所及唯於山頂以籃輿自懸

於雀群飛千數來啄之北冬都盡其處皆如磨洗至

亦各占其平處謂之蠟塞鳥或以食田苗而作沴洪

五行傳曰秦昭王三十八結廬於逢山之側曰山海經



山有神如人二首名曰嬌蟲是長蟻蟲定惟密之廬

郭璞注曰嬌為蟻蟲之長廬蜂所舍密亦蜂名蟻音

班逐賊於建安之地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

資產子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封

置一室賊身百腫痛眼皆盲或記細鬚之狀博物志曰

蜂之類也取桑蟲或阜蝨子抱而或駭若壺之異楚

成已子詩曰螟蛉有子果羸負之

日赤蟻若象軍旅當誠於事先抱朴子曰軍行卒逢

蜂充多者備懷袖卒驚於意外

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或焚胡蘇而見殺車

賦然丘則剛或畫旌旗而表瑞

為戲仙客何神當請先生別傳曰奇戲食未竟仙公即

衣上以興讒伯奇何罪

伯奇前欲夫之母便大呼曰伯

奇牽我吉甫疑之伯奇自死

伊玄駒之幽瑣兮處蟄戶而遊嬉

也抱兼弱之微識

亦由以時術而自資

是耳以時術而自資

大埳也體行磨以合度兮

違蟻子曰羊肉不慕雖羅蜜而見獲

欲審其羅蟻與鰕亦道在今何虧

阿而慎微







記曰有徐玄之者夜讀書忽見武士數百升於林  
獵于花檀之上又見數百人升案檮網罟之具漁于  
硯中得魚數百千明驚若象之尤異宋王招鬼曰鬼  
方不可玄蟻若處些赤聞闔牛而靡虛世說曰殷仲堪  
蟻若象玄蟻若處些赤聞闔牛而靡虛父病虛季聞林  
下蟻動云潰金隄之千丈韓子曰千丈之隄而潰結喪車  
是牛鬪禮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馬楮幕丹質蟻  
之四隅結乎四隅注畫楮幕四角文如蟻行相交結  
也摘典麗之辭既聞郭璞郭璞與在四隅而交結濟之  
桓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垓感萌陽以潛步知悅幽閑  
將雨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哲  
之思更見應璩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為邑  
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游蟻  
以娛其意以今况之知不盡矣

事類賦卷之三十終

宋紹興丙寅右通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邊惇德

左儒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主管文字陳綬

右從政郎充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軍事李端民校勘

賦



事類宋與西實... 賦後序... 賦以事類名者蓋宋吳水曹所製凡百篇語約而事詳聲諧而韻達大約邊迪功固發其端于首簡矣其在紹興中鄭提舉鏤梓于東浙而中州四方傳布未廣甲午歲全領教在汲太守石岩白公以名進士由地官郎擢知開封下車未幾政餘即出厥賦命校閱將捐俸鏤行以裨天下多蓄之士其愛孔嘉但錄本間或脫略公甚闕之乃命求正於集書者

刻事類賦後序

賦以事類名者蓋宋吳水曹所製凡百篇語約而事詳聲諧而韻達大約邊迪功固發其端于首簡矣其在紹興中鄭提舉鏤梓于東浙而中州四方傳布未廣甲午歲全領教在汲太守石岩白公以名進士由地官郎擢知開封下車未幾政餘即出厥賦命校閱將捐俸鏤行以裨天下多蓄之士其愛孔嘉但錄本間或脫略公甚闕之乃命求正於集書者



之家弗獲遂請于大宗師願菴吳公得其善  
本質定然後脫簡完輯音義疏通而可傳噫  
不有所倡孰從而行不有所成孰從而遂由  
是觀之則是賦之傳得我太守公而始廣我  
太守公之心得我宗師而始遂相須之殷今  
昔一致夫豈偶然之故哉以是將詞翰者流  
歛華就實自博而約歌風之懷有光四韻諧  
聲之雅無忝六書未必不為世道之一助也  
全拜公命得僭一言于卷末乃若藝文事文

類書不一視此則精粗自別亦不待辨矣

嘉靖甲午歲季春之吉祥符縣儒學署教諭

事舉人麻城陳全頓首謹書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you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legibility due to fading and ink bleed-through.





